



7.6  
3093  
7.6  
3093  
卷

新軒居士卷

# 新瀉富田史

克己塾藏

新瀉富田  
齋藏

序

新瀉富田史其長  
崎頗於而且如姑  
悉其稱然思之  
乃其由也其來  
先求活素易如  
不能之賦梅胡也  
平白

新瀉富田  
齋藏  
庚子年  
月



五至天厲壽節美酒  
費詩約光毫自能我  
筆一孰得子先風情  
後何可已登而我誠可  
克也亦為名處月守待  
將窮雪盡承首共諸  
子講經義深素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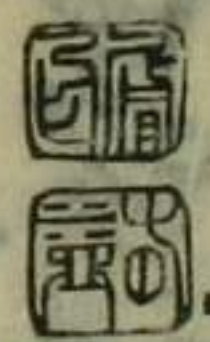
始生之親細酌存懷  
身動筆筆垣里記亦  
間見代梅花之賦後之  
賢見之領彼之可也而情  
我可存往子誰大野昭純  
小島至案古并報德  
白年時中石田青法味乃



在國屬有竹入穀耳山口也  
安山三系

子於新老人識

吉梅生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新' and '富'.*



新富史

越之為州東南皆山西帶海而北走所謂沃土千里百  
二之國米山嶺自海崛起橫絕州之中央嶺北隔十數  
驛彌彥角田兩岳屹立蒼空阿賀川自奧來信濃川自  
信至開信濃川合八千八水到新斥而入海新斥原一  
沙嘴舊稱船江桑海之變沙漸隆地漸拓明曆年間民  
棄原村徙焉原村今不詳其所當時闕莽者三氏曰齋藤曰宮  
川曰伊藤伊藤今絕太平之澤被及海隅人戶漸密生齒  
漸滋萬治年中開渠控信濃川豎三橫五以界坊船隻  
之便四方往還坐而達街南為頭北為尾五道分達西



一道曰寺坊以佛刹櫛比也其東一道曰古坊此為驛  
路又東二道曰片原曰新坊或曰坊極東一道曰他門坊  
凡三十餘他門東北隔渠得二洲曰柰林曰毘沙門人  
戶通計一萬寺坊之西瀕海有村曰寄居負龍推出推  
即海佐渡島可撫矣是此港之槩略也

古坊除四而二三五六皆妓館也錚錚者聚居焉屋  
宇寬宏華潔壁間掛寶軸爐上裊香烟繡幙深垂錦  
褥疊堆視之都下不甚讓步方今色藝並選歌妓居  
貴準京都祇園之式售藝色從乃非豪農鉅商則不  
肯定情以故衆妓自立其下風不能抗禮也雖然有  
意氣而名躁者執本位不敢降云次錚錚者住熊谷

坊不主歌曲多接客早滑妓所聚曰脫奔小路略  
與江都稱切肆者同格他似娼而非者曰被薦似孀  
而非者曰後家聞昔者無有昌支其衣首



燈節既過其十四五六一連三夜男女混雜團樂舞蹈  
益昔者諸州皆有之而越最盛遂到今不廢各裁新衣

盆踊

爭美粧束紅聯紫翩結隊競舞雖不如演戲萬變盡態  
其揮手扭脚履矩合節千亦一身萬亦一態堪取賞觀  
謳亦不過一曲節美音者一人爲引大家從和千亦一  
喉萬亦一腔歌有數種其一曰御祭渠兮白山祠家業  
覆兮上窮時土音極淫所謂桑間能蕩人心邂逅相遇  
適我願采唐於其間者多冶遊之子必携狎妓往鴛鴦  
顧步迷蝶雙飄衣同其色以照驕奢土俗之習不止幼  
穉少年爺亦狂婆亦顛連僧連祝恙心也似莫不入夥  
貧不能爭美者俗而臂袂裝僧而飄長袖或負筠籠或  
被藁薦竒怪百出箇箇取笑那邊舞罷這邊謳起矜色  
取重者坐宴不出酒酣矣熬不過亦投袂而起七十四



橋將蹋頰三十餘坊危顛覆

古坊

越多生女而多美蓋以其土位陰也妓女温藉略似京女郎而粧色則學江都歌曲亦然温而無妬縱情客薄倖此則與江都反捉負心加呵罰典衣領送情實無有也某言越女美則美不堪土語不雅冊息夫人可予曰西施生于越真妃生于蜀果知音吐不齊魯吳王猶亡國明皇亦覆天下舌豈害色乎

聞妓厭客推病而去鴛母冷值不可予曰其職亦由天不共何然某曰未矣他方娼妓或受身值不送情意使客通夜抱後庭較之乎初推病孰非士素餐不

如農食力予曰善

妓之母大概假母真母亦有之聞前尹惡其數倫下令禁售親生之女是固道理雖然萬俗之結習有理難推者聞與羽之俗十家生兒九家溺之既育伯仲雖富戶亦不洗叔季國主給俸仍不能禁之豈不理難推乎越俗與之反處女受胎雖不知其所私為誰亦必舉之以故不唯多女男亦多按越人專奉佛慈仁戒殺之所致與然則佛之利益亦大獨怪其俗毀父母靈位一心唯念彌陀是亦數倫之大者比售親生之女不更可惡乎一美一惡俗尚之結難解者世蓋多矣故曰禮從俗



世界之大何事不有不止售子售妻亦有崔氏教坊  
記云蘓五奴妻張少娘善歌舞有邀逐者五奴輒隨  
之前人欲得其速醉多飲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喫  
飽子亦醉不煩酒也今呼鬻妻者為五奴自蘇始  
銀燭吐光金盤逞色玉膾交陳珠璣雜排紅鬢次獻傑  
味香鮮又薦淡羹傾金樽飛兕觥粉頰圍繞幫間笑調  
絲聲動鼓韻發箇粉頭揮扇起舞纖腰柳裊彩袖鸞飄  
鳧趨鶴驚旋轉廻翔嬌媚盡態正是天魔踏影降洛妃  
破波跳客喝采不已洗爵更酌鶯喉復轉鼉鼓再响客  
既爛醉了髮扶起方纔倒寢快送清涼水旋圍金屏風  
妓言別來何濶今日甚風吹送客言前月領下編戶爭

事頑不伏教耽閣度日何等晦氣又遇暴漲突壩督人  
夫急加修理功始竣又接府檄至遽率小里正等星馳  
參府何思獻金之報準士格許雙刀他照銀兩多寡賞  
賜有差拜恩歸大開壽宴觴客何等混雜慶幸雖大疲  
困亦甚所以不得空妓言這等改呼汝府君盟果不冷  
奴家亦叫太太客言休題冷字或遲一日必定拜汝夫  
人宜預取重勿輕忽視事妓起剔燈照得壁間幅軸現  
出數行文字來客言誰墨舉眉讀過詩云

八千餘水合走洋七十多橋分界坊人居稠密何熱  
鬧商帆輻湊自四方絲聲鼓韻除晚轟歌吹之海脂  
粉鄉嬌模嬌樣嬌紅粧坊中多半是女郎就中有種



老娼妓所謂八百八家孀孀婦淡粧娘濃抹嬋妍鬪  
媚綺羅香洞房春暖鴛鴦被流連莫箇不倒囊誰憐  
老客情境冷且呼一杯潤枯腸孤枕支醉夢易驚絲  
聲猶攪月三更

客叱言老賊未死漫費紙筆不唯墨迹拙惡詩亦生疎  
不堪觀也彼嘗因著錮仕途貧困難支就食四方浮薄  
結習老不除弄筆猶嘲人抑可惡矣豺虎不食天投之  
於有北北地寒氣利害想他能堪否猶可憐

妓落籍多得之於豪客被拉去收山莊則已矣或畜  
之坊內爲外宅妓騙主言徒耗衣食恐冥中招罪不  
如養阿喬爲生理妾得利路君亦省冗費且君得閑

來供具易辨豈不兩全乎主依允而廟客進妓乃縱  
意於其所愛不復抱鬼胎此亦本所恒例著爲令久  
云

孫氏北里志云多有游惰者於三典中爲諸妓所誘  
養必踰廟客風間竹人戲作云

菱花更理舊梳粧楚楚新衣生采光廟客誰知來格  
夜枕邊燒盡返魂香

### 熊谷巷

船向港落帆噫陶一聲早拋下鐵錨來長年拜船神罷  
言萬里破濤片帆無恙豈不慶福顧炊夫言趁早呼他  
來夫領命急下脚船鑽入渠內催督妓某等率去還



只看美人落天，櫓帆始春。桃姊李妹，並堆嬌笑。言各位康健萬福，長年言纔過一年。汝等面貌並多，生皺莫招媳婦麼？妓言：是是，既看過數孫兒，子滿枝多，朝詭間絲曲競起，傾倒杯樽，想是粉香惱殺波臣去。暖响搖動龍城來，達堂詩井一絕云

港口濤驚捲晚潮，漁舟歸處宿鷗飄。此間香粉也為海，何事商帆爭擲錨。

暇庵小島詩云

將軍柱底粉香生，絲竹喧闐月二更。一擲休疑腕力健，黃金原比鍊錨輕。

楚夢一場客披衣起，妓言急遽胡然。客言載送檀客來

繫船守令客還，船空豈得不負荆。妓言後來方便必過一，夜負心收影，莫教納悶。客唱諾去，會一老人過，妓揪住不放，言請吃一盃去。老人推辭言去，寺供花非迷蝶也。妓言供花亦功，飲酒亦德，世間何事不供養，不依分說將捉他收門，老人拚命脫奔。

白山祠

白山祠者新斥土地神也。域中極寬，祠宇頗宏，神柱表立，砌墀砥布，神門聳石橋跨，其間多松翠影，映射風絃。時起信濃川匯祠下，而東注海門，櫓枝送啞啞之响，棹歌傳于喁之韻，蘆洲錯出，鷗鳥群飛，景致可想矣。一庵

石田詩云



神威鎮土，肅香壇。苔砌塵清，露不乾。幾樹龍松，鱗勃怒。白山祠域，翠光寒。

域內置照夜燈，為行舟之的。舟或誤水路，遊於羿之殼中也。神燈照萬船，與佛光照十方。一般救濟之船，得登彼岸。神佛之德，其可不仰乎。車亭大野氏有詩云：或訝龍燈湧，却疑星斗降。光明神域裏，一點照千艘。

白山祭日

江都之候，梅花飄，桃李綻，海棠醉，嬌櫻媚，紅藥牡丹。取次占春，北地則花信不能應，曆千紫萬紅一餉。發予謂譬之乎觀美人，彼則各別充選，此則一槩供閱。各選宜審，要嫌孤寒，一閱宜熟，不免略脫，兩全不

得雙美難舉，理，不然也。顧夫少壯主情，何嫌孤寒，老大不過娛眼，豈惜略脫。我宜舍彼取此，老顏情冷者久矣。

白山神祭禮，春三月，夏六月，例並用。十八日，而春殊熱鬧。觀者自四方集，娼妓盛妝，衣飾闐美，千艷萬嬌，結伴往賽。羅織張碧，臘屐鳴玉，步步生香，隊隊吐彩。顧盼翱翔，目挑眉招，賽託名耳。觀者亦然，摩肩疊膝，爭攔寓目，不暇顧酒滄羹冷也。各自批言：梅何麗，桃何艷，杏腮可愛，柳腰可寵。指點眼走，許隲魂蕩，豈不把萬紅玩之於一刻。與此刻論，直亦千金使老眼不勝揉。東里市島氏詩云。



幾隊佳人蓮步香，白山祠上鬪嬌狂。這回衣帶多新樣，道是江都演戲裝。

聞本日妓粧舉體一新，纔不褫皮，預裁之於客歲中。紋理染色極費工夫，競取時樣，走人京師，託之織造，所以故春欲深，脚力窮日力，爭刻達之，其最快者賞銀數兩，次照遲速等差給賞云。

世人遊越，不得不遊新斥，文人遊新斥，不得不作詩。聞括木如亭，寓新斥最久，蓋製作多有，而今不能復多，得纔得二云。

八千八水歸新斥，七十四橋為六街。海口波平吞溱舶，沙頭草軟受遊鞋。花顏柳態令人艷，魚膾蟹螯開

酒懷。莫道揚州留一夢，此間何恨骨長埋。

六街三市起芳塵，路柳墻花一一新。此境于今猶入夢時，追七十四橋風。

詩佛寄如亭一絕云

八千八水歸新斥，七十四橋成六街。這箇如亭得意句，雄渾可見寫胸懷。

松風鈴木新斥雜咏鈔一云

燈光萬點沸歡聲，月上滿街簫鼓鳴。歌舞夜深猶不散，婆娑弄影向場行。

地宜柳皆高大，沿渠駢影舟往其間。殆為汴河之想，千枝罩春夜之烟。萬條遮夏晚之月，暖景涼光最可於人。



半山氏毛利有詩云

七十四橋潮往還佳期恰及艷陽天多情垂柳多情  
水水送船來柳繫船

修眉展黛細腰逞態惹財主之惠風露嬌客之恩露長  
袖拂影嫩手攀枝地宜柳柳寫妓山民氏沼口有詩云

一川分作幾灣流無水無時載妓舟八百八孀何死  
是柳濛七十二橋頭

予亦有一絕云

酒戰樓樓無不酣柳枝遮船影相參柳猶堪數橋堪  
數數到衰釵數不堪

鐘樓在古坊東摩沙邪巷創於貞享四年詎今九百七

十五年克庵氏高橋詩云

寶爐猶暖裊雲重翡翠帳中鸞睡濃一枕驚回合歡  
夢摩沙邪巷五更鐘

### 三獻亭

白山祠西有酒肆曰三獻亭聞當初土人買醉例擲三  
文錢去因曰三文酒值之賤可以考舌也今則妓送客  
多就亭開離筵因改之作獻云想是其奉杯獻笑啼粧  
愁眉使客不勝戀戀之情繡被復煖錦囊終寒勇於割  
愛者雖有寡焉

聞一少妓送客歸啼泣不已或解之曰異鄉之客一  
別萬里山河長隔泣何及妓曰梳未盡猶遣他穿一



好衣去豈不遺憾乎非哀別也

一日予被藍山氏誘而遊為亭臨信濃川彌彥角田二峰隔水相照使人超然神逝舟破雲出鳥掠波起亭主乞詩賦此贈之詩云

羅綺饒盃三獻亭鶯歌一疊  
滄沙鷗水光注盤山光翠知與行人洗別愁

毘沙門島

其實洲非島也有毘沙門堂因名焉閱古地圖無有此洲蓋泥沙漸積成之今猶水界其西歲月之久家漸擴田稍墾娼婦從聚今為一行樂場二酒樓連軒一曰鹽松一曰金箍東帶信川北面于海宿檣可數風帆上攔

眺望甚佳聞鵬翁亦嘗滯游迹探其詩絕無而纔得二句蓋詠此樓之景也句云

坐看天末鳥卧送晚歸船

樓前有蓮蕩起亭于其中容追花候聘妓閑宴自遠望之真展采蓮之圖亭即舟風連清香送佳人嬌聲硯齋大倉有詩云

幾隊蛾眉趁早晨蓮香蕩裡粉香新  
分明欲認認難得人也 是花花也人

予同藍山飲鹽松樓錦雲爛燦潤香撲簾杯間得二十八字書贈主人主人極有雅致嘗住江戸廿年能識文人乃話都下昔日光景大盡歡詩云



湖蓮開遍錦雲堆，  
雨來時涼靄籠手，  
揚細簾放不  
得潤香吹盡曲欄風。

日和山

非山也，丘已坊北，一小丘突起，設磴上下，頂纜容十數人，三面施闌，一面墜椽，管人更番，登椽把千里鏡探張，商帆船有號認其為誰報之，其館所館人即走舟迎之，館大小通七十八戶，丘之為狀西望佐渡島翠色可掬，東則羽州之山隱約上，掌烟波渺茫，帆影明滅，快豁魂走去海可一里，其間曠野范漠，沙丘相傾，林松點綴，顧南則彌彥山拔信濃川來，佳景如畫矣。友人竹齋三浦氏有詩云。

雨罷潮頭綠似苔，  
日和阜上晚閑晴，  
妙脂妹粉催粧，  
急報道號帆入港來。

和齋白井一絕云

千帆相逐聚沙灣，  
鷗破晴烟去復還，  
佐島羽州渾如畫，  
風光第一日和山。

其西有茶毘所，予登此適人影中，張朱繖問之，傍人言喪家火尸僧來誦經也，知佳人亦化灰，使人起粉靨，體之感其東北臨海，置衙檢賈舶，出入謂之水戶番所地，宜林檎翠塢小島氏有詩云。

林檎此地使郎筵，  
不啻娘妍菓亦妍，  
想像治粧微醉，  
態臉脂潮臉露娟娟。



寄居村往時寄居

寺坊之西有村曰寄居農人開圃種四時之蔬每朝搬  
來入市圃之北松樹為林外面幽邃似無人之境而酒  
店住于林中曰行形亭塔起數榭待遊客客携妓至松  
韵和絲聲空翠滴紅衣此度舞曲彼戰豁拳復堂鈴木氏  
有一律其二句云

松杉影暗孤王廟絲管聲喧六合庵庵今沒

亭後得丘安穀神祠春夏之交割烹家就祠之側起棚  
青帘招客

新斥富魚蝦固可知而春鯉秋鮭此為最大漁獨之鯉  
蠓但得之信川者味極美而得極少屠肆所賣槩自與

州至所謂客魚味之值貴入冬八眼鱸出值甚賤略堪  
為下物酒自羽州大山來者為善始不讓上國之佳釀  
復堂有詩云

搶港大山新釀船遊人趁早試金船杯知不七十二  
橋上買斷春風是此船

客窗遇重九予亦買一斗樽自壽適茗山三禪皆至予  
喜可知矣傾盃談舊茗山念句云秋思濃時吟思動三  
禪賡歌曰大山傾處玉山頽盡歡而別

漁

鯉魚為第一漁鮭次之鮭中秋至冬鯉中春及夏東風  
始暖堅冰既泮漁人築沙作壁苦覆其上左右開門聚



居于其中爰炊爰寢鱣之來海面鷗聚而起望鳥知伏  
事與兵同漁長麾衆速走舟行下網距岸數里圍繞而  
回鱣陷死地不能脫也左右戮力挽網或偏舟復走建  
櫓表識之右偏則分左助之左偏則分右助之網正而  
倒櫓當下坊間貧人不論男女爭出助力皆赤身禪纜  
遮腰下聞助力者不唯受其直網中之魚除鱣魚外分  
取為賞錢云漁時觀者糜至於是酒肆就濱起棚風帘  
飄雲芳烟走海嬌容拉裙釵來笑語紛劇綺羅成叢地  
轉沙漠境闊佳麗網有囊所謂九罟漁者蹈浪叫喚毆  
鱣於囊中既挽畢鱣如塵而所得之利一網千金漁人  
凱歌觀者撒筵

一日劍客佐佐木某推開稠人迫觀惶忙中漁夫誤  
撞之某大怒徑把夫踢翻狠拳亂打衆畏不敢聲一  
士人前進代他謝罪某顧言汝狹喙無敵視我乎此  
試賭勝負士欠身再三推辭夫得空抽身逃去某益  
暴跳不肯容士知難推言拙伎不足取對請一試辱  
教拈木刀進某叱言與汝併命不刃何用愧一愧拔  
劍來擊士急跳身閃過走劍迎取搦戰一會某漸漸  
刀亂招架不住士喝一聲槍入砍倒觀者為快喝采  
動海是土人口碑所存或言事在慶長年間今不能  
詳之古記錄所載佐佐木氏號馬寮軒不知何許人  
士人荒木氏稱主水羽州山形人後自京師送書於



宮川齋藤二氏云

鮭魚初上漁舟爭先而容載妓來鱗方跳網銀早迸囊  
鱗銀交易為膾為羹各口一味莫不叫傑驚波濺妓衣  
漁人口中竊言汝豪客無非不這風味鉤他一嬌笑麼  
同人也彼如是而我如是彼皆醉我獨醒安知他日不  
葬於江魚腹中我生意亦苦却見詩人弄筆賦漁家樂  
境果然使汝披漁簑何如堪苦我只在八千八水上度  
活未試八百八孀風味况那聲妓奈得下筋嗚呼尚志  
堂味方詠孀一絕云  
姊妹如雲香粉新橋邊柳所趁芳春翠眉不画姿粧  
淡別有多情孀婦人

驛道中央東折航信濃川抵沼垂驛海嶠青木渡頭口

占云

溪流分派信山來傾瀉海門轟萬雷多少商帆開如  
織一帆纜落一帆開

法座

鸞家說法聽者群聚如恒河沙亦足以觀新斥繁昌  
因錄非毀佛也非謗鄉也讀者知  
本邦佛法之盛數宗分派諸方施化而越多奉淨土  
新宗其專信之俗猶如僧朝夕頂禮南牟之聲比隣  
相和按越人溫柔敦厚易勸善也但譽之溫柔毀之  
愚痴禮曰溫柔敦厚其敝也愚越亦然或曰然則越



無一人知者邪予曰嗚呼是何言我只不過言其敝  
凡事之敝何獨佛法莊周所謂以仁義竊天下以諸  
禮發墳墓傷敝亦大矣可憐今之儒以詩文竊名我  
恐來世之報牛馬難望纔受小蟲之苦而極樂往生  
不夢見也

新斥佛刹凡二十八新宗居其半住持教化之外客  
僧月至化度檀家上坐說法因謂之法座其說曰下  
有十八地獄上有三十六天堂地獄者閻魔王所  
治天堂者阿彌陀佛所住佛之本願欲教衆生超昇  
於天上而受諸快樂乃今衆生發願信心唱佛名必  
得極樂往生或作惡業亦立消滅執持名號足矣神

不足敬也鬼不足畏也祖先在天之靈亦不足祭也  
我如是聞至其深理未知何如也

客僧上座聲咳一聲說起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土有  
世界名曰極樂樓閣以金銀琉璃頗利瑪瑙合成有七  
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蓮華大如車輪晝夜雨曼陀  
羅華雜色之鳥迦陵頻伽等妙音相宣彌陀之本願欲  
使慾界衆生皆生此國而吃百味之飯食受萬劫之快  
樂以故衆生發願一心不亂專念佛名及命終之時彌  
陀佛必來迎雖然諺所謂地獄沙汰亦是金天堂亦無  
使用乎且其過十萬億土房錢亦不貲譬今欲遊遠方  
不帶盤纏何以得至須慮之於生前快捐金錢預種夙



緣佛亦不能度無緣衆生久因緣受快樂理所無也譬  
之人游新斥嫖妓不破重貨奈得快樂雖淨土異於穢  
土理則一樣汝善男女須解此道理計之於未死身既  
茶毘何如得帶錢經曰念佛念法念僧是爲三歸依送  
我金錢即奉佛也千萬男女南車一口箇箇拋錢婆婆  
泣下

錄翹楚

隋園云天生人最多生美人最難信哉斯言思夫美  
人之爲美不止面貌之好身材均調姿態嬌媚舉體  
不可選而美始可稱也夫然矣美人難遇猶如鳳凰  
不可得而見與得見孔雀斯可然則雖眉不如蛾首

如螭手如蕤而亦足雖髮不如雲眸如星腰如柳而  
亦足且人各有嗜好以我所愛不得強人以汝所憐  
不能動我自非子都無可選孰復見姣雖遊三都妓  
院果見姣則未矣况此地惡望之雖然蛾眉不無也  
螭首亦有之星眸不無也蕤手亦有之且也娼妓陪  
筵善歌曲則亦足不必主姿色也略錄所聞見告之  
於四方豪客庶幾其來游而擲資於其所愛但一見  
難了况所聞安得審之且所告之人亦或佞於其所  
好果知寶視燕石而遺脫趙璧請宜更閱土人花棠  
也

錄時居士閣筆大哭嗟夫我擲千金可羅致百爾翹



楚而一一品隲而容囊索然爭奈得之又大哭窮措  
大老矣或懷萬金亦奈得其然李商隱嘗言必不來  
把捧呼狗窮措大喚妓女又言不相稱老翁入娼家  
之二者我兼有之抑可嘆哉或難之曰錄色告人無  
傷於道乎予曰然矣雖然一張一弛者文武之道語  
不云乎樂而不淫青樓則公道賣色世人弛情取樂  
之地擁資者何不來游以取樂笠翁言素富貴行乎  
富貴人處得為之地不買一二姬妾自娛是素富貴  
而行乎貧賤矣予則欲使富豪履其道而免錢奴之  
譏蓋亦一道我豈不義而示之乎

某戒予曰儒說女事固不雅况品妓女不如無筆也  
予應之曰子則知今儒已詩閱卷曰淑女且孔子不  
削鄭衛書亦閱卷曰釐降二女易亦初而曰牝馬曰  
求婚媾儒說女事何不雅且漢之游女蓋妓見金夫  
不有躬亦恐妓雖我不儒亦苟學道者書之何難忍  
孰著頭巾我所不取也某曰諾於是乎記

阿芳亭

池田 碩人傾美而艷嬌豪擅場風流排陣

阿登和亭

瀨 姿眉清麗天資溫柔置人於春風中

阿今亭

島本 妙齡善舞眉目如畫予贈以一絕云玉蕊吹

香別占春桃李畢竟眼邊塵三千粉黛渾如

洗羅綺叢中第一人

阿八重亭

會津 鶯聲過雲蝶舞生春画美人得魂跳出



阿百亭會津 艷豐秀麗牡丹凝露知使君王帶笑看

阿市擲亭 年甫十一星眸桃靨輕妙度舞所謂寶貝

阿代亭會津 亦未破瓜眼凝秋水眉画春山舞曲並巧

千代梅亭藤 田美音妙彈善度常盤津曲

阿秀亭木葉 姝色纖妍風度超群

阿芳物瀨亭 濯濯春柳香烟薰月

阿志女亭敦 賀粧妍靚雅嬌舞生花

阿末亭會津 舉止閑都品格貴嬌芙蓉出水

阿千代鹽亭 海棠方醉宜把燭照

阿安亭小熊 舞蹈輕便楊花因風

阿北漆亭 風情綽約善按舞曲

阿銀亭會津 手逞三絃之操態不愧嬌之一字

阿稔柳亭 梅花獻笑鶯喉轉玉

阿蕙亭田卷 清瘦怯風瞳人點漆

阿市亭遠藤 姿眉娉婷光彩動人

阿琴亭上村 蘭身蕙才風流自命

阿雛亭加賀 茶蘼携餘春猶令蜂蝶顛

阿代亭當銀 善按舞善擷笛才賽姿色

阿繁鹽亭 綽態柔情漁陽三過壓倒一場

阿鹿亭金澤 傾身玉立風情綽約

阿虎亭加賀 輕盈妍好善度歌曲

阿蓮亭佐渡 天然韶秀顧影自憐



阿半勝見 艷冶嬋娟顧眄自憐

阿傳加賀 口訥手敏唱則雲留彈則魚驚

世知下總有莊五郎而不知越亦有莊五郎惜其湮

滅贅記 平事見表

涌井氏名英敏字某初稱藤四郎後更莊五郎其先越前士族避亂於佐渡寶永年間其孫某移越後為民住新斥賣兵器開布舖其四世之孫曰英信生英敏英敏性直氣豪以信交友輕財周貧衆推長者天明壬寅州主課民出金其數若干兩分為二俟來歲納其一而翌年天下凶歉賈船不至米價翔踊資財不通民窮不能辦措池文右衛門者刻薄掌坊政其屬竝殘忍督促不

火貸英敏憤而悔之密與衆謀欲告訴延期坊吏察知誣英敏以朋黨之罪衙尹石垣佐野二氏常與坊吏通關節便捉英敏下獄於是鄉勇奮起各操器械結隊殺進蓋欲奪英敏且仇於所怨也坊吏惶恐報知其由二尹急率兵丁來防而鄉勇權太郎三四郎善七等驍勇善戰衙兵抵當不得紛靡四散猛聽炮聲數發石垣氏躍馬突出衆辟易欲逃有黑裝束者麾衆叫聲空炮不足畏也舞劍取石垣氏石垣氏戰不敵回馬便走佐野氏在後隊令言虛炮不為用速下鈿子炮復發權太善七竝立斃黑裝束人令衆乘屋擲薪木此地所用薪如形圖而實薪如雨不能復裝炮衙兵遂敗衆捉池氏打殺危死毀仇家



凡十數戶實八月廿六夜也天明鄉勇潛迹衙兵委頓  
果能檢索入夜鄉勇復起石垣氏出黑裝束人迎戰石  
垣氏殆危其僕幸藏自背後來救黑裝人顧叱一力砍  
翻石垣氏纔得脫衆擒佐野氏將殺之黑裝人令鞭放  
之蓋慮後之何如也石垣氏急放英敏使之勸解衆怒  
未征而鄉勇既散乃糾治犯罪英敏擔當以身代衆須  
藤規方座規方稱佐次兵衛罪歸二人遂解本城收獄  
黑裝人亦被逮其人姓五賀氏稱野右衛門終身於獄  
云翌年甲辰以某月日首犯服刑二人從容就死並有  
絕命詞石垣佐野二氏奪職幽家坊吏某等並譴逐嗚  
呼殺身成仁英敏者可謂仁而傑者也

錄文藻

有其實而其名漸豈不可惜乎今錄所得示之世如  
柳灣竹沙菱湖則世既知爲新斥人因略北海穆翁  
仲勉世既遠則并錄光其鄉云

北海片山氏名猷字孝秩家世農至北海始好學年甫  
十八游京師爲儒家屢空至性事父寓大阪游事於岸  
和田侯受其廩給寬政二年卒年六十八  
穆翁五十嵐氏名俊明字方德一號孤峯敏達好學以  
入京以詩稱畫名殊躁既歸鄉寶曆中越大飢傾資贖  
貧天明元年沒壽八十二

片原名元誠字仲勉穆翁子從父學畫別出機杼適京



師名動輦轂下歸鄉死天明甲辰十一月也年三十九  
三男長曰主膳即竹沙也

克明田中氏儒今不詳

侃齋石川氏名輅字公乘俗稱龍助予誌其墓

樵堂侃齋男名某字某稱佐太郎善畫殊巧花鳥無善

書先父卒

洲尾岩田氏名恕卿字忠治未弱冠游信州松本城寓

龍田梅齋家遂出江都入古賀氏之門學業大進某歲

再來松本城將西游既發途嬰病反松本而没文化十

三年八月也年廿五

藤田氏名鼎字某行迹不詳有荆山集今抄一詩云

一簑驟雨濕青苔窓扇推時夜色催螢火似憐燈火

細流光點點照書來

龜井氏名津平精算術聚徒教授後從百川氏某受訣

乘除之法比世所用極簡新斥商賈至今皆用其法稱

龜井算

三村氏稱雄之助好學能詩

白井氏號華陽能畫著畫乘要略

玉水氏名勝良稱彦兵衛好國學善歌

釋興雲住持善導寺善書菱湖初從師學

釋活湛住宗現寺得拈花之宗旨鄉人歸依

釋鐵龍興雲弟子嗣衣鉢能畫山水



釋不退院新宗精其學鄉人尊崇  
力士鷺濱漁家子適江戶爲谷風弟子後更名玉垣  
鑑亭北村氏善俳偈

鷺洲長野氏又號江西善俳句

白井氏直道予誌其墓

江口氏號善平好文雅築別館待客文墨之士來游者  
莫不投馬當初擁資者聚好文愛客今則受擅那之稱  
者莫解一丁字者抑可憐矣

井上氏稱仙右衛門號白仙予誌其兆

錄孝

仁者人也人之爲人之道必始于孝可資以事况可

資以仕君可資以交友禮義忠信皆由孝成而孩提  
之童莫不知愛其親智亦以孝爲始乃孝而子可稱  
子人可稱人故曰子者男子美稱細論之則莫違禮  
而孝不失敬而孝唯病之憂而孝知色之難而孝仕  
士之孝戰沒不顧處士之孝身體唯全當事爭觀色  
諫孝道之大士君子猶苦難行匹夫之孝其可不敬  
乎是以官賞賜旌其問問得之而光鄉得之而光  
國得之而光今錄之光新斥云

工人市郎兵衛早巳父母善事祖母寬延三年官賜  
銀二枚

盲人清一至性養父延享元年賞銀五挺



寡婦阿豐善養舅姑寶曆六年褒銀十枚  
寡婦阿曾與善事舅寶曆五年賜粟廿苞  
處女阿野登住江戶以孝聞賞錢若干緡  
善助初住町田氏後町田氏老且病移養之於家延亨  
元年賜銀五挺  
傘工長九郎以孝聞天保甲巳賞銀五餅給俸一口  
松浦氏久藏事母至孝弘化丙午褒銀五枚  
漁人勢太郎善事父母及祖父弘化丁未賞銀三枚  
菜丁由之助至性養母弘化戊申褒銀三餅  
三國屋音藏孝于母忠于主人賞賜銀五枚給俸一口  
實安政己未春二月也予適新尔賦此贈之詩曰

白首窮經竟堪耻黃金買爵抑何榮一人忠孝萬人  
悅不啻朝家錄姓名



